

春半又清明

□南京 王霞

清明临近。很多异乡客都在心心念念，想回到那块熟悉的土地，给亲人的坟头添一锹土。是啊，按俗例，清明这天，人们会为逝去的亲人扫墓，以寄托思念。

可是，随着春天的脚步，新冠病毒蠢蠢而动，再次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，很多地方又一次按下暂停键。为了疫情防控，很多人会响应号召，不返乡了。

但清明还是要过的。这清明的节气，可不单单只是让我们祭拜故人。

“南国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”

特别喜欢六一居士的这阕阮郎归：二十四个节气，清明处在最佳时。二月春风剪柳如画，草木在如酥烟雨中潜滋暗长；万物俱在苏醒，整个世界一派生机。所以人们应该春半踏青，赏梅观柳，与蛱蝶相戏。

儿时这天早上，妈妈会让一家人穿得整整齐齐的，整理好一篮子的祭品。然后说去看看你姥爷姥姥吧。

到了外祖父母的坟上，先行祭

拜礼，再给坟培土。母亲会跟晚生的我描述二位从未谋面的亲慈的模样和故事。然后，就把那些供果，点心居多，拨一些在烧纸里烧掉，余下的给我和姐姐吃，说是吃了不胆小。忙完这些，父亲就回去了。母亲就带着我们在山坡上挖野菜，那些葱绿的小根蒜、婆婆丁、曲麻菜，一会儿就装满篮筐。这时，一顶新柳编制的花环上，簪满了野花，多是金灿灿的蒲公英和蓝莹莹的紫花地丁。我戴在头上，感到美极了。

母亲是山东人，还讲究寒食的习俗，清明这天是不动火的，筐里的野菜就是清明当天的佳肴。小米面的煎饼掸好水，用雪白的屉布包裹着。洗净的野菜青凌凌的鲜嫩。饭桌上还有咸疙瘩和青辣椒刺成的小菜，一碟黄澄澄的大酱。把野菜搭配着放在绵软的煎饼上，再撒上菜末抹上酱，卷成卷。那个美味啊。特别是母亲还把小野葱、香菜末放在碗里，再放上点酱油，挑一块猪油，用开水一冲，就是一碗极好吃的汤了。也是那个时候，我知道了介子推和寒食节。还知道母亲最喜欢春天，因为在曾经那些兵荒

马乱的灾年里，只要熬到春天，就有了活路了。

后来因父亲工作调动，举家南迁。清明这一天，就只有在家中祭拜。可是母亲从来都跟我们说：给姥姥姥爷上炷香，告诉他们，又是春天了，一家都好着呢。即便是父亲过早故去，母亲也没把这个节过得凄惶。她总是说，让离去的人安安心心。春天来了，再难也不怕了。

2006年，母亲驾鹤西归。逢清明，我都会去看望她。告诉她，又是春暖花开，我们都好着，不用惦记。2011年，我送母亲回归故乡，和父亲团聚。之后的时日，不能年年前去坟前添香，但我总会在家中祭拜父母，然后外出踏青，采摘野菜。

“南国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”

多好的时节。缕缕暖阳，一切如故。愿早日驱散病毒雾霾，让我们可以走入大自然。哪怕不能身生双翼回到故里，也可以纵情身边的山野林间，用明媚的笑颜告慰天上那些牵念我们的人们。

麦面粉、玉米粉，加适量水拌和成柔性很强的面状，将面擀皮儿成薄薄的圆形或者椭圆形，在两面沾上少许炒熟的芝麻以增加香味。接着将制作好的馅置于其心，裹紧后放进锅中蒸熟，或者用文火烤熟即可。刚出锅的拓饽色泽亮丽，白里透着金黄，咬上一口，酥脆可口，面粉、肉、芝麻的香味交融在一起，浓得化不开。

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，面粉、玉米粉、芦稷粉、乌麦、米粉等都用来制作拓饽；关键的馅也可分为青菜类、汁菜类、豆黄类、猪油类、豆油类和腌菜类；加工方法也在不断改良和创新，有油炸、锅烫、蒸、锅烫加水蒸、锅烫加火焙等类型。不过无论哪种原料，哪种方法，做出的拓饽都色香味俱全。

梁实秋先生曾说：“上天生人，在他嘴里安放一条舌，舌上有无数的味蕾，教人焉得不馋？”这“除了皇帝便是我”的徽州拓饽，教人焉得不馋？

“手捧徽州饽，急急咬一口，问我好不好吃？哈哈，除了皇帝便是我。”绩溪人胡适先生对拓饽喜爱成痴，曾美其名为“国饽”，并且常常用来招待朋友，临别之时还不忘让人捎上一些。也难怪当年对饮食极为挑剔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，到了绩溪一定要去尝拓饽，而尝过之后就对其大加赞赏，更是欣然题词：徽州拓饽，古风古味，名不虚传。

有了胡适和梅兰芳这两位文化“巨星”的赞赏和推荐，徽州拓饽的品牌知名度迅速提升。无论大餐馆，还是小店铺，都必备拓饽，且做出了各种样式、各种口味。外地人无论是到此旅游，还是出差，都必吃拓饽，如若要为人或朋友捎上特产，拓饽亦是不二之选。

徽州拓饽的做法和北方做饼类似，关键是馅的配制。先将黄豆炒熟磨碎，再将纯肥肉切成肉丁熬至半油状，将豆粉倒入锅内，加入适量精盐拌匀为馅，再用开水泡菜油调入面粉内揉匀为止。然后取小

灯，暮然回首，一片灯火阑珊。又如南屏晚钟，晨钟暮鼓，敲醒了春梦。

我不知道它是在哪一时刻，悄悄落在我的窗台上。也许是午夜时分，也许是我沉睡在梦里时，也有可能昨夜就已经悄悄埋伏在我窗前，只为在我清晨醒来时，给我一个别样的惊喜。

我匆忙起身拉开房门。风停在山谷一动不动，朝霞弥漫在窗棂上绚丽多姿，鸟鸣从屋檐飞起又落下，云海在天边泛出海一样的浪花。一切好似都在为春天的到来鼓掌。万物同生，生生不息。

天色随着鸟鸣越来越亮，良久太阳终于迈着它那亘古不变的千年步调，慢慢地从东方升起，露出无比灿烂的笑脸。如同我此刻的心

情一样明媚，散发出一丝丝温热的光，足以暖了这一季的寒凉。

河水睁开清澈的眼眸，泛出碧绿的苔痕，隔岸的垂柳悄悄露出芽苞，一枝枝初初泛绿的藤条，闲闲地落入水中，无意间吹过的风，搅乱一池春水的阵脚。春天的脚步，在水的褶皱里，一一漾开，像风走了八万里，不闻花开，不管雨来。

彼时，窗台上的绿鸟衔来风的一角，憧憬绿意染遍山坡，经年的枯草被风一夜之间披上绿色的外衣。满坡青绿，似萌萌初醒，揉着惺忪睡眠，四处张望，挨挨挤挤，密密匝匝。春风十里，桃花铺路，野草如织，青溪悠长，灌醉我眼眸。

朦朦胧胧，似醉未醒之间，我好似看到春天，像个胜利的拈花女子，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”。

开闸出海

□南京 关立蓉

打开车门，踏上这块土地的刹那，凛冽的风，裹挟着大海的气息，呼啸着吹来，脸上裸露的皮肤，猛地一紧，似有刀割。

今年春节，终于回到故乡。我们一家三口，决定去海边走走。站在巨石垒成的堤坝之上，坚实的水泥围栏之外，便是声名远扬的刘埠渔港。港湾内碧绿的水波，轻轻晃动，和远方浩渺的大海，完全两个世界。正月初一，辛勤的渔民们，仍旧出海。

此刻，这个现代化的渔港里，紧紧挨挨，停泊着近百艘渔船，桅樯林立，红旗猎猎地飘。远处，又一艘渔船驶来，浪花飞溅，一个灵巧地转弯，稳稳入港。港口外闸门，在巨大的轰鸣声中，缓缓闭合。

一阵加大分贝的“哒哒”声，骤然响起，沿着栏杆，遁声向西奔去，内闸门前，三个小舢板开动了马达，平静的水面顿时翻滚起朵朵浪花。

小舢板之后，靠近围栏，停泊着一艘体型庞大的钢质船，船身足有10多米之长。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渔民，穿件厚实的棉大衣，站立在船首，黑红黑红的脸庞，浓眉之下的一双大眼，炯炯有神。他的神情昂然严肃，仿佛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。他目视前方。银白色的闸门，足有二层楼房高，在阳光照耀下，反射着瑰丽的光芒。甲板上，竖立着半人多高的巨型鞭炮，鲜艳的红色包装彩带，迎风飘扬。

风浪在船体上留下了划痕和纹路。那些灰黑色的伤痕，是礁石撞击留下的痕迹么？那些黄褐色的斑痕，是前进的代价，每冲过一个浪头，它们就经历一些震荡；还有一些凹纹，它们熟悉海水的漩涡，宛若谛听水声的耳朵……

“开闸么？”

“再等会！”

小巧的舢板，在波浪中上下沉浮，三位渔民，稳稳地坐在舢板平衡杆之上，中间的一位，竟然没有握住方向盘，靠脚下用力，保持住平

衡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，点燃，吐出一口烟圈。他的手上，有硕大的金戒指。

“他们在附近养紫菜，下晚点就回来。我们这一趟出去，最起码要十天八天的……”和我搭话的渔民，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。

“开了！开了！”听得一声欢呼。如洞天石扉，訇然中开，闸门缓缓露出一条窄缝，海水卷着浪花，争先恐后地涌了进来，闸门向两边推进，海水奔腾着汹涌而下，渐渐的水面齐平，三个小舢板滑过波浪，如三羽翎毛飘落闸外。

闸门完全打开，海水在灿烂的阳光下奔涌，卷起千堆雪，触摸着港湾内的每一艘船，把大海的气息，传递给每一位整装待发的渔民。

机声隆隆，紧一阵，猛一阵，盖过风的怒吼。威武的大船，驶向港闸。中年渔民点燃了鞭炮，爆炸声响彻云霄。弥漫的烟雾中，拇指粗的缆绳，沾满了海草的浮筒、泛着青绿的渔网……像慢片从眼前划过。一副闪着金属光泽的铁锚，静静俯卧在甲板上，颜色那样鲜亮，在它的生命中，经历过多少次出海远航？船尾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渔民，正在仔细地清理一棵塌科菜。旁边，放着十几桶大桶矿泉水。船舱的门上，贴着鲜红的春联，挂着腊肉、香肠……

一艘艘渔船，像列队整齐的卫士，依次通过闸门，有人放起了烟花，水面上升起夺目的绚烂。最后一艘船顺利通过闸门，闸门缓缓关闭。整个渔港，恢复了寂静。我们向远方眺望，船队已经驶向大海深处，只能看到它们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小的背影。

几只海鸥在渔港上空飞翔，划出优美的弧线，它们的腹部如雪般晶莹剔透，畅快的鸣叫声，声声悦耳。一个旋转，它们向浩瀚的大海飞去，是去追赶远去的船队吧！多么渴望，也生出一双海鸟的翅膀，随船前往，去倾听大海奏起的深沉雄浑的乐章，去体验渔民辛勤的劳作，分享丰收的喜悦。

做女儿的同学

□河南郑州 周晓凡

疫情在家，给女儿报了一个线上绘画班。

那天，我闲着没事儿，就想一起学习。那是一节动漫头像课，女儿三五除二就勾勒出了轮廓。可谁知轮到她，起个形就用了半个多小时，涂涂改改越抹越黑，越改越难看。

无奈，我想放弃。女儿说：“妈妈，我可是学过两年素描的，你不是常说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嘛，怎么这么快就要放弃啦？”听她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想画出个样子。女儿找出几节简笔画的课件，让我先从最简单入手，画好了再学头像。她说：“其实画画也是比手熟呀，跟你做饭一个道理，画得越多，就会画得越好。”

在女儿的帮助下，我渐渐有了进步。但女儿好像出现了骄傲情绪，她觉得自己比我强多了，课后

作业做得越来越敷衍。有次作业，老师只给了她一个B，她还很不服气地说，说是老师的要求太高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故意把画得很潦草的底稿拿给她看，还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宝贝，你看我是不是画得越来越好了，我觉得我以后说不定能成一个画家呢！”

女儿看了之后，笑着说：“妈妈，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自信啊？就你这水平，不练上五年八年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手呢？想当画家，就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……”我瞥见她眼神儿恍惚了一下，头也往下低了低，于是接着她的话说：“哦，那我还是再画一张吧，多练习总会好的。”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看见女儿房间的灯还亮着，估计她是在重新完成她的作业吧。

黄山脚下品拓饽

□湖南株洲 陶鹏

天鸡啼晓，晨曦初露，立于黄山之巅，静观风起云涌，可谓奇景奇遇。下山之后来到绩溪，走在大街小巷，遍是小吃铺子，几乎每家店里都陈列着拓饽，可谓奇食奇味。

徽州，古称歙州，又名新安，明清时期有“无徽不成镇”“徽商遍天下”之说，现在徽文化也成了中华三大地域文化之一。徽州界内不仅有举世闻名的黄山，还有广受欢迎的美食小吃——徽州拓饽。

徽州拓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。徽州地区多山，古时人们出行极为不便，远行更是艰难，所以路上必须储备充足的干粮。徽州拓饽原料简单，制作成本很低，同时又具有很强的饱腹感，能够很好地解决饥饿问题，经济实惠，自然成为人们的首选。

据说清乾隆皇帝微服南巡扬州，与徽商汪某在客栈中相遇品尝了徽州拓饽，回朝后谈起徽州地方风味时，称赞此饽为食中佳品。至今徽州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：

只此青绿染窗台

□北京 北川

清晨，坐在窗前写字，时有鸟鸣穿窗而入。

鸟鸣落在宣纸上的笔尖里，笔墨挥毫一撇，宣纸晕染出一幅美妙绝伦的水墨丹青画。画里青山长绿，碧水长流，如苍浪之水生不息。落在我摊开的书页上，我仿佛从字里行间，嗅到草木清香的气息，在旷野中跳动。

天光微亮，我实在按捺不住它们热切的呼唤声。拉开窗帘，看见它们聚在窗外的树枝上，一会叽叽喳喳，跳来跳去，一会窃窃私语，鸟鸣一啜，清扬婉转，热闹极了。

我好似从它们热烈的欢呼声和急切切的神情里，听到春天正在赶来的脚步声。那声音如草原上升起的日光，照亮苍穹下隐藏的勃勃生机。又如门楣处高高掀起的花